

踏遍青山歌未老

□ 瑞康

一个周日，几位邻居热情相邀：“走，去鲁迅公园听‘86红歌合唱团’！”出发前，大家却对团名犯了嘀咕：“为啥叫‘86’？是平均年龄86岁，还是成立于1986年？”我耸耸肩：“我猜……总归有道理的。”

一进南门小广场，好家伙！树荫下密密麻麻，少说有五六百号中老年人，个个精神抖擞，歌声嘹亮得能把一排排红枫叶叶震三震。乐器阵容更是“混搭风”：大提琴、电子琴、吉他、二胡、笛子……中西合璧，热闹非凡。阿姨们手捧歌谱神情专注，爷叔们摆弄乐器有模有样。我旁边一位邻居小声嘀咕：“这架势，好有专业范！”我赶紧点头：“腔调老浓的！”

正说着，《我爱你中国》的前奏响了。起初轻柔如微风，不一会儿便汇成澎湃声浪。神奇的是，原本行色匆匆的游客，脚步像被歌声“粘”住了，纷纷驻足，脸上自动切换成“聆听模式”。我们几个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歌声晃起来。那位擅长做“美篇”的邻居此刻化身“战地记者”，手机举得高高，镜头先是对准深情演唱的团员，一转又“抓”到几位听得入迷、跟着节奏点

头的金发外国友人。他偷笑着冲我眨眨眼：“这波情绪价值输出，接地气！”

乐团的灵魂人物——指挥韩金红老师，在荧屏和网上混了个脸熟，属于响当当的知名人物。一袭姜黄色风衣，鬚发飒爽，指挥棒一挥，整个人就像通了电。她时而闭目沉醉，时而瞪眼“警告”某个声部，手势翻飞，仿佛在空气中“炒”出一盘激情四溢的“音乐大餐”。五六百号人的歌声完全被她轻松拿捏，一会儿如山涧溪水潺潺，一会儿如惊涛骇浪拍岸。看着前排阿姨们眼角的皱纹在歌声里舒展，我忽然走神，想起三十多年前厂里文艺汇演，那些辫子油亮的姑娘们。嘿，青春这东西，原来会“转移”到歌声里。

“我爱你青松气质，我爱你红梅品格……”男声部一开腔，雄厚如钟；女声部一接上，清亮如铃。韩老师指挥得投入，仿佛不是在公园，而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。一曲终了，掌声雷动。我那爱开玩笑的邻居朝着韩指挥跷起大拇指，冒出一句：“依结棍！生活清爽！”大家哄笑，气氛快活极了。

中场休息，广场秒变“大型社交现场”。天南地北的口音此起彼伏：“我从奉贤来的！”“我松江，他浦东来的！”一位老克勒幽默总结：“我们这是‘每周一

次，音乐拉练’！”我被这热情感染，想起二十多年前，自己也曾“妇唱夫随”，横跨大半个上海来这公园唱歌凑热闹。就在这时，我脑子里灯泡“叮”一亮——“86”……“不老”！上海话谐音梗啊！我赶紧把这个“重大发现”分享给邻居，大家恍然大悟，笑成一团：“难怪唱得这么年轻带劲，团名早就剧透了！”

解开谜团，归途都轻快了许多。能传唱的歌无需华丽修饰，真正打动人的，永远是那些从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、能唱进人心里真诚歌词和旋律。走过甜爱路，挺拔的水杉一路相伴。平常总嫌沉的老腿老脚，此刻莫名轻巧。那位“战地记者”邻居打趣：“感觉像装了弹簧，能去跑个八百米。”我接茬：“何止，感觉下次合唱，我也能滥竽充数上去吼两嗓子了。”大家说笑着，仿佛歌声的冲击力真的把岁月推远了几步。

音乐的力量，大概就是能让时光暂时“失灵”。如果您哪天经过鲁迅公园，听见那磅礴的大合唱，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您，不妨停下脚步听听。在《夕阳红》的旋律里，或许您也会发现，所谓年轻，有时只是一首老歌的距离。此刻，我敢说您心中一定荡漾着这支歌：“夕阳是迟到的爱，夕阳是未了的情。多少情爱，化作一片夕阳红。”

□ 王妙瑞

下雨啦！我乘电梯下楼，来到小区绿地的香樟树旁，仰头让蒙蒙细雨洒在脸上，享受大自然的“花洒”洗脸；片刻过后，用手抹脸，一把带出了春雨诗意。那温润细腻的雨水，酥酥的感觉直抵心灵深处，应了唐代文学家韩愈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的灵魂诗句。

小时候住在老弄堂，一间蜗居，我睡上铺。父亲动手做了一扇木头小窗，通风透光要用钩子挂着。夜里春雨来了，我半开木窗听雨。雨水顺着瓦片从屋檐流到地上，窗下有一只豁口的青花瓷碗用来盛雨，滴答、滴答的声音清纯委婉，很是好听。如今住在高层，房顶没有瓦片，也少了屋檐，铝合金窗户隔音防水，再也听不到春雨声了，我的心里留下莫名的遗憾。

当生态建设追上旧改，上海公园突破了千家，成为早春我听春雨的新去处，近的有生活圈的口袋公园，远的有地铁送我去心仪公园。小区门口是11号线枫桥站，可直达徐家汇，我走进古色古香的漕溪公园，在牡丹亭聆听春雨，别有一番滋味。亭子外百年牡丹芳姿艳丽含苞待放，亭子内我伸出手指弹奏蚕丝般的春雨，手机里响起周杰伦的《听见了下雨的声音》，有雨声、歌声相伴，心里惬意极了。

春雨就像春姑娘奔向我们流下的香汗。我动身去安吉追春雨，因为它是美丽中国的第一站。民宿锚定在“绿色竹海”中时隐时现，春雨如约而至，淅淅沥沥的雨声抒发着灵动与活力。出于好奇，我打着微型强光手电筒去竹林探幽，抬头看青竹，春雨顺着鲜嫩的竹叶流淌下来，我一张嘴，几点“竹叶青”落入口中。古人说春雨即喜雨，那我咽下的是迎春“喜酒”啦！带着一身楠竹清香回到民宿，洗了一把澡，独自开着的窗，喝着刚泡好的白茶，继续欣赏春雨。窗外檐角雨滴串成珠帘落下，轻轻敲打青石台阶，像是为竹林里春笋破土而出伴奏“生日歌”，潺潺溪水举行舒心的“洗礼”仪式。隔壁传来《春夜喜雨》的吟诵声，无疑是杜甫的现代粉丝了。春雨夜，遇知音，我去敲门会客，得知旅友是一个爱诗之人，参加上海诗歌节获过奖。

春雨如诗，源起杭州。我和旅友一起抵达雨中西湖，有人身着汉服，撑着“非遗”雨伞喜迎春雨。朦胧环境中我好像穿越到了宋朝，遇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，我问老陆春雨是不是自然吟唱的诗歌？他说那当然啰，要不咱怎会在杭州写下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诗句呢！好几百年过去了，那个小楼找不到，那条深巷已无影，但诗的灵魂有春雨滋润依然鲜活。我和旅友交谈起那夜陆游是真心听春雨，还是另有心事睡不着？旅友说两个因素皆有。61岁的陆游重新复出，内心充满复杂情感。他收复中原的抱负无法实现，只能听从朝廷派遣，离开抗金前线赴严州上任。借酒消愁的事常有，而借雨消愁的，陆游是第一人。一场春雨，孕育名诗，流传至今，真是妙哉。

天亮，在西湖遇见卖花姑娘，我一看有杏花。呵呵，800余年来香气依旧啊！我在世界最美“窗口”遇见了她。向往春雨而来，带着杏花而归。雨中江南韵味绵长，难以忘怀。

聆听春雨

妙联穿云见高峰

□ 冯永杰

我接连数日收到了耄耋诗翁黄东成先生通过微信发来的多副对联。东成先生是江苏南通人，早年在部队文工队当过创作员，退役后长期在南京担任《江苏文艺》《雨花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、编审和主编。他已年过九旬，还有如此雅兴，我不能不钦佩。家家户户过年贴在门上的春联，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一种特有文学形式。写得好的，不仅寓意深长，而且诗情盎然，其中精妙之处无不令人叫绝。可以说，一副好联，就相当于一首好诗。

读了东成先生的妙联之后，对千篇一律的旧联乏味感顿觉一扫而尽。“扁舟一叶天涯客 / 残月半壶尘外音。”此联仿古七言，对仗工整，用语洗练，象征叠加，寓意深厚。天涯客一般是指羁旅游子，泛指漂泊在社会边缘，没有根基的人。尘外音是超脱尘世之外的声音。“冽冽寒风，流年散作三千絮 / 萧萧落叶，往事凝成一鬓霜。”此联有分句，上下呼应，融为一体。面对冬寒迟暮，岁月流成了乱絮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；落叶归根，回首往事，许多美好的东西一去不返，欲回归，却已鬓如霜。细读此联，同为老者，我心里总觉得有一股沉甸甸的重力。

“阅尽千帆，风尘不染初心碧 / 行经万水，岁月难欺傲骨青。”如果说以上几联一直处于低调的话，那么从这一联开始，垂老的襟怀便昂扬起来，进入了人老心不老的良好状态。作者的阅历深厚丰富，却有一颗澄碧的初心，在漫长的岁月磨砺中依然保持着一身长青

的傲骨。寒来暑往，风云多变，作者对传统诗学精华的钟爱不变，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本色不变。

东成先生于颐养天年之中，以深厚的古诗功底、广博的诗学修养，在一段时间里，几乎每日一联，将我带入他的独特思想和艺术境界。结合他近年来发表的多篇精辟诗评，我觉得他的妙联灿如珠玑，既有高度，又有深度，很值得热爱诗歌艺术特别是楹联艺术的年轻一代学习和揣摩。这样的对联，是那些动辄祝福财源滚滚、祈愿时来运转的空泛俗联所无法媲美的。故回赞曰：“诗潮逐浪映旭日 / 妙联穿云见高峰。”

闲
暇时光

□ 黄企生

今岁隆冬时节，与朋友一起踏访崇明前卫村。

褪去都市喧嚣，这片被自然环抱的村落，以雾霭为纱、以寒林为墨、以江风为弦，在岁末天寒中铺展着生态与人文交织的画卷。

沿村道徐行，北横引河的水面凝着薄冰，暖阳初照时，碎金在冰纹间流淌，恰似南宋诗人朱熹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的诗意写照。

岸边芦苇白头，风过簌簌，几只野鸭划破薄冰，留下V形水痕，让人想起北宋诗人苏轼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灵动，即便隆冬，生灵亦有其自

人间清欢

在。泥土裹着枯草的清芬，混着生态农庄飘来的炊烟。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，陶渊明的诗句在此刻有了鲜活注脚。

崇明羊肉的暖香漫过巷口，与晨雾缠在一起，村民正给大棚盖草帘。“冬耕深一寸，春天省担粪”，老祖宗的农谚里藏着顺应天时的智慧。暖棚内，番茄与草莓红得透亮，指尖触到的叶片带着生命的温煦，恰如唐代诗人韩愈“草树知春不久归”的生机暗涌。

正午围炉，羊汤面的暖意驱散寒意，窗外寒风吹过，屋内笑语融融。这便是唐代诗人白居易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人间清欢。



天竺葵

(彩色钢笔画) 陆锡民 作